

从老天桥一路走来

——访杂技表演艺术家金业勤

本报记者 张 婷

金业勤的名字也许不为现在的年轻人熟知,但在中国杂技界他是绝对的老前辈。他曾是北京老天桥上响当当的杂耍艺人,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家级杂技团——中华杂技团(后更名为中国杂技团)的建团元勋之一,更是为中国杂技团赢得国际国内金奖的第一人。

如今,88岁高龄的金业勤是目前唯一健在的老天桥“掌穴”的老艺人(就是演出场子的主持人,也是主演)。近日,他用地道的京腔,对记者讲述了他的杂技人生。

与骆玉笙、侯宝林同台于天津杂耍园子

金业勤是满族人,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代后人。可惜,到他的祖父一辈时,家道败落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,更害得他家破人亡。金业勤的父亲便学了门修车的手艺,维持家计。

在金业勤5岁的时候,父亲给他买了辆小自行车。从此,骑自行车便成了他平日里最爱干的事。金业勤上小学时就学会了在自行车上玩一些小技巧。因为有了这项特长,老师推荐他在全校运动会上表演车技,他的精彩演出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。由此,坚定了他学习车技的信心与决心。

由于生活困难,高小一毕业,金业勤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往天津,从此走上了学艺、卖艺的生涯。

“我拜在当时中国著名的魔术师陈亚南门下为徒。师傅对我的车技很是赞许。因此,除了跟师傅学习魔术,我还学到了很多车技表演时用的功夫。在师傅的指导下,我的车技进步很快,半年之后便登台表演了。后来,我的两个妹妹也来学艺,成了我的助手。我们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。”金业勤回忆道。

师傅待金业勤极好,为了让他 在杂耍界站稳脚跟,特意请了众多杂耍界的名人和报界人士参加他的拜师宴,轰动一时。从此,金业勤成了有门有户的杂耍界艺人了,其演出的消息也时常被报纸刊登。

让孩子们感受英雄的魅力

——评儿童评歌剧《小英雄雨来》

周思明

作为孩子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,儿童剧如何创新,作家、艺术家如何用自己的智慧将孩子们引进演出剧场,这显然是一件值得用心用力去做的功德无量的好事。因此,评歌剧《小英雄雨来》的创作与上演,就显得很有价值,也颇具意义。该剧在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的优美音乐中拉开序幕,剧中4名当代少年儿童通过网络穿越时空,了解了雨来要求参军、请缨送信、布置假雷、不怕拷打等一系列情节,感受着雨来浓浓的爱国情怀。

新世纪以来,中国儿童文艺发展飞速,拥有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艺作家、艺术家及出色的儿童文艺作品。但也应该看到,相较成人文艺,儿童文艺仍然陷在数量较少,质量不高,内容与形式过于呆板、简单、传统等的困境之中。儿童评歌剧《小英雄雨来》在故事发生地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的成功首演,实属正逢其时,这部剧以作家管桦创作的同名小说《小英雄雨来》中的主人公雨来为原型,用评剧、歌、舞相融合的形式,再塑了一个机智勇敢、热爱祖国的“小英雄”。该剧由河北唐山丰润评剧团历时两年精心打造,跨越时空,充分体现爱国精神,成为该作品的最大亮点。

该剧摒弃了既往单纯描写抗日战争时代的环境的传统老旧方式,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,把当代儿童引领到抗日烽火年代。整场演出以独特的视角、新颖的结构全新呈现,将儿童趣味性、评剧地方性、音乐欣赏性融为一体,采取新颖的时空对话形式,在每个场景结束之后都穿插一段现代儿

那时,金业勤登台表演的场地是在天津的几个有名的杂耍园子,和他同台演出的也都是曲艺界的名角儿,如刘宝全、白云鹏、骆玉笙、马三立、侯宝林等。“侯宝林对我帮助很大。那时候,在杂耍园子里,甭管是唱大鼓、唱坠子,还是说相声、玩杂耍,都得在演出前讲上一段话,这段话是对观众的客气话。他就耐心地教我我怎么上台说话,让我受益匪浅。”金业勤说。

北京老天桥卖艺的“小老黑儿”

在金业勤的记忆中,老天桥是老北京一大特殊的景点。它地处交通要道,多年来是五行八作、三教九流的聚集地,更是吃喝玩乐的大游艺场。虽然城里面也有戏园子、电影院,可那都是有钱人能去的地方。天桥就大不一样了,有钱的能逛天桥,一个子儿(钱)没有的照样能逛天桥,像摔跤、变戏法、耍狗熊、抖空竹等这类卖艺的场子随便看,一年365天从不间断。所以,它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而经久不衰。

从天津回到北京后,金业勤兄妹三人便常年在老天桥搭地(露天卖艺场所)表演车技,如在自行车上表演站着、躺着、钻来钻去,把自行车立起来当一个轱辘车骑等,他还落下一个外号“小老黑儿”。“那时候常年在天桥卖艺的差不多都有个外号,如摔跤的宝三、练杠子的飞飞飞、举刀拉弓的大刀张等。”金业勤笑道,“我外号的由来,说来也可笑。那时,我们都在露天地里卖艺,大部分时间都被晒着。我生得黑,且越晒越黑,最后真跟黑人似的。从前老北京管特别黑的人叫‘老黑’,又因我年纪轻,所以大伙就叫我‘小老黑儿’。结果,卖艺的那些人,没人知道我的真名,只知道外号。现在70岁往上的老北京,会有不少人知道天桥上有个练车的‘小老黑儿’。”

金业勤告诉记者,在天桥卖艺除了有真功夫,还得会好多对付观众的“玩意儿”,如“圆黏子”“开杆门子”等,才能挣到钱。“卖

艺的场子都得先‘圆黏子’,即变着法儿地把人招引过来,等人多了才正经地练功夫。之后,就是‘开杆门子’了。简单说,就是在练真功夫前跟大家说‘练完要给钱’的套话,这话说得得极有水平,不然耍园子里,甭管是唱大鼓、唱坠子,还是说相声、玩杂耍,都得在演出前讲上一段话,这段话是对观众的客气话。他就耐心地教我我怎么上台说话,让我受益匪浅。”金业勤说。

为中国杂技团赢得第一块国际金牌

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夏天,金业勤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艺人参加了文化部选拔演员的会考。文化部意在通过这次会考把出类拔萃的艺人们聚在一起,成立一个国家级的演出团。3天的考试共选出15个节目、46名艺人,其中就有金业勤兄妹表演的《车技》。

1950年10月20日,金业勤所在的演出团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、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。演出之后,周总理向团领导和部分演员询问道:“你们演的这些节目是什么剧种?”大家的回答千奇百怪,有的说叫马戏,有的说叫杂耍,还有的说叫玩把戏的……周总理想了一下,说:“就叫杂技吧。”从这一刻起,中国民间的杂耍、马戏、魔术等技艺终于有了一个合适、统一的名字。当即,这个演出团也被周总理定名为“中华杂技团”。“我看着大伙,有人一边高兴地笑,一边激动地流泪,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水。我们这些人一直生活在旧社会底层的杂耍艺人,如今也有了公平的待遇,突然间能为国家领导人演出,感觉真是幸福极了。”金业勤激动地说。

1951年,金业勤在柏林马列广场为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观众演出。

从此,新中国杂技一路蓬勃发展,走出国门走向世界,成为我国文化交流中获得国际金奖最多的艺术门类。而金业勤就是此过程的见证人,也是第一人。1950年,金业勤随中华杂技团赴莫斯科列宁章马戏院演出,这也是中国派向国外的第一个演出团。此后,他共参加过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。1957年,他与其妹合作表演的《车技》获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杂技比赛金质奖章,为中国杂技团赢得了第一块国际金牌。1992年,他获得首届“百戏奖”(中国杂技最高奖)。

希望还能为广大民众演出

金业勤退休后仍高度关注着中国的杂技艺术事业。“现在的杂技跟老艺人练的完全不同了,是集音乐、舞蹈、美术等多门类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,观众不仅看到了高超的技巧,更欣赏了高雅的艺术。”金业勤欣慰地对记者说,“现在以故事为主题的杂技剧



高晓松:那如丧的青春,让我常常追忆

李 博

学的高材生以及多愁善感的校园诗人;1994年到2011年的高晓松是《同桌的你》的词曲作者、校园民谣的领军人物以及艺术电影导演;2011年至今的高晓松,成了醉驾者与劳改犯,外加票房不佳的商业电影导演。

乐评人李皖说高晓松其实是两个人,歌曲中的高晓松“她情得一塌糊涂,好像随时要哭出来,让人以为他是个内向、伤感、学生气十足的人”,但现实中的高晓松却“轻佻、贫嘴、痞里痞气,满脸是浮夸的笑,满嘴是七荤八素的浑话,没一秒钟能够安静”。

这样两个共居于同一副躯体中的高晓松在离开校园20年后,依旧在回忆着青春、爱情、理想以及梦想,他将这些回忆的文字汇集成书,并取名《如丧》。关于书名,高晓松解释道:“那些特别美好又时常让你感到慌张的青春岁月,在你毫无准备的某一天突然就没了,这是最让人难过的事。‘如丧’其实就是如来的反义词。如来的意思是如同要来,还没有,但终归会来;而如丧就是如同要丧,还未丧,但终究要丧。现在的我,就处在一个如丧青春的年纪。”

在青春渐渐走远的同时,那颗曾经平静而从容的心也成了高晓松最怀念却最难寻回的东西。浮躁过后是更加浮躁,膨胀下面是愈发膨胀,一次愚蠢的醉驾伤人,瞬间将高晓松从天堂抛到了地狱。

很多,是过去没有的一种形式,值得提倡。可创作者们也要注意以技巧为主的杂技,以及滑稽杂技的编创和发展。希望杂技艺术能多条腿走路,越来越好。”

此外,金业勤表示:“杂技艺术来自民间,政府应多组织杂技团,去给工人、农民、学生演出,宣扬杂技艺术蕴含的‘人要身体健康、人能战胜困难’等健康的思想。这样做,各团才不会总盯着奖杯,杂技艺术也能良性发展。”

去年10月,金业勤作为曾亲历过天桥繁华的第一代杂技表演艺术家,参加了北京天桥演艺区奠基开工仪式。天桥演艺区规划总面积207万平方米,将建设成为集北京特色文化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、国外优秀文化于一身的东方艺术演艺区。金业勤告诉记者,重建天桥是他们这帮老艺人的心愿。希望建成后既有“阳春白雪”,又有“下里巴人”。工薪阶层下了班,花10元、20元,就能看到精彩的表演。“我会常去那里看戏,若身体允许,希望还能为广大民众演出。”

4月12日至14日,第六届中国交响乐峰会在杭州召开。这是每年一度的中国的交响乐团的盛会,吸引了全国各地共130余位业界人士参加,其中不乏大众熟知的作曲家叶小纲、唐建平、关峡,指挥家俞峰等。在两天的会期中,各方畅所欲言,交流与交响乐团管理建设相关的话题。其中必不可少

的,便是普及交响乐,也就是用现场演出的交响乐吸引更多

的听众。然而现场聆听的经历正在受到所谓“罐头音乐”的巨大挑战。首当其冲的是唱片和mp3,其次是在线收听及视频。随着家庭影院的更新换代和音乐载体的唾手可得,音乐会现场即使是铁杆乐迷的不二去处,也不再是普及和欣赏交响乐的唯一途径。为此,前来参会的香港管弦乐团总裁麦高德在主题为“创意曲目策划”的发言中指出,普及交响乐,要从市场营销开始做起。他的观点是,良性循环、自给自足的乐团才有普及交响乐的动力,发掘现场音乐会的社会关联性,使其成为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精神家园。麦高德的父亲是位外交官,他本人是个职业古典音乐经营管理者,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探险家。他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

讲到,市场调研显示,社交性已经超越了音乐性,成为越来越多人现场聆听音乐会的考虑因素。为此,他提出现代的音乐厅要有足够舒适、洁净和友善的公共空间以供音乐会前后和间隙的社交活动。其次他讲到,要消除音乐厅台上台下的人为隔阂。隔阂存在于字面和引申两层含义。字面理解,观众席应离舞台较近,没有距离感,音响清晰可辨;引申义则是音乐会的选曲和呈现方式都要符合现代听众的审美习惯。

为此麦高德举了一个很有

意思的例子。他提到,英超联赛的现场场场爆满,而意大利联赛的现场则经常只能卖出五成票。抛开技术层面的统计,上座率的巨大差异来源于球场对观众心理上的暗示。英超联赛中的球场没有跑道,因此观众席离球场更近,缩短了观众与球场的距离。而在意大利联赛中,球场周围都有跑道,增加了距离感,由此失掉了观众。因此,要用英超联赛的亲民性和亲和力普及交响乐,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事实上,麦高德举出的几个消除距离感的操作办法已经在国内屡见不鲜,比如音乐会版歌剧、室内乐及独奏和独唱音乐会、音乐与会议的结合、音乐会中视觉因素的凸现、冷僻曲目等。但这些理念和手段都需要在极佳的市场运作下才能发挥功效。他说:“交响乐团管理中最重要的3个词就是3M,也就是市场营销、市场营销、市场营销。优秀的市场营销和公关宣传是乐团管理的基础和法宝。”无独有偶,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董事长郭玉良在他的发言中也谈到了乐团管理

的3M准则,分别是音乐、管理和市场营销,与麦高德的理念不谋而合。市场营销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尤其在文化体制改革日渐明晰的当下,全国许多艺术院团都面临政府“断奶”。开源节流的做法一方面

是了解和理解。庞大的群众基础和口碑也是商业赞助的必然前提。除了消除距离感和体验现场感之外,英超联赛或许提供了一个品牌经营、管理、维护和增值的绝佳案例,可供各交响乐团参考。

像是自行车清脆的铃声,在汽车笛声四处鸣响的嘈杂都市里,特别容易让人收获感动。

“过去中国的歌曲很少讲一个人是怎样成长和生活的,歌中的人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。”高晓松说,“校园民谣让大家发现,原来螺丝钉也有情感,也值得被歌颂。”

李皖曾说,校园民谣中最好的一些歌,产生于一只脚踏进成人世界时对青春的回头一望。在《青春无悔》发行之后的16年里,高晓松的音乐激情日减,匠气频增,离婚、电影被禁、入狱等一系列事件裹挟在混乱生活的洪流中,让他渐渐失去锐气,日益力不从心,与自己一直向往的理想主义生活渐行渐远。

“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,当它已倾斜得颓然倒下时,那些失去了目光的夜晚,该用怎样的声音去抚慰?”高晓松至今仍在以这样的自问鞭策着自己。

10多年前高晓松为丁薇写的歌曲《上班族》中的一段歌词,特别准确地描绘了他现今的状态:“于是日复一日,然后年复一年,你上班不厌其烦。想着爱吃的菜,想着前面的家,你不怕夏热冬寒。偶尔你也发愁,偶尔也会回头看一看,看一看放风筝的少年。”高晓松很清楚理想主义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,正如他自己的青春也一去不复返一样,但当

他牵忙于那些为钱写歌、为钱拍电影、为钱当评委的寒来暑往的日子里时,依旧会不时地回望那个在路边翠绿色小花园中放风筝的少年,因为那只看似遥不可及的风筝,依旧牵动着他身体最柔软的地方。

1988年的高晓松43岁,对他而言理想似乎快要变成奢侈品。